

前不久见到钱小芊同志,他对我谈起即将召开第九次作家代表大会,情真意切地希望我去参加。他表示:还不到耳聋眼花、举步维艰的地步,只要精神还好,当去见识见识文艺界这次重要会议;也可借此机会见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久违了的文坛新朋老友,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从1949年全国文协(中国作协前身)成立到现在,67个春秋,共开过八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是第九次。作为一个文学组织工作者,我有幸参加了除成立大会外的历次作代会。一年多前,我出过一本《我的舞台我的家——我与中国作家协会》,书中记述了我与中国作协的情缘,我给作代会“打杂”的往事等。历史常新,当我再次回望历次作代会的所见所闻,一幕幕生动的情景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1953年秋高气爽的一天,毛主席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接见出席第二次文代会、作代会的全体代表。合影之后,我由于担任大会主席团秘书,有缘随中央领导人走到草坪出口处,近距离地看到毛主席面对代表们暴风雨般的鼓掌和欢呼挥手告别的那一瞬间。主席那亲切的微笑、矫健的身影,至今依然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灵深处。

1979年初冬时节,与四次文代会同时召开的第三次作代会,是粉碎“四人帮”后各路文学大军胜利会师的盛会。从牢房、牛棚、学习班、“五七干校”走出来,挣脱了精神枷锁的作家,争相在会上发言。短短一周,有30多位代



表在大会上发了言,还有20多位代表作了书面发言。他们充满激情、精彩纷呈的发言赢得阵阵掌声,并吸引了众多出席剧协、音协、美协代表大会的朋友来旁听,以至会场爆满,座无虚席,气氛极其热闹。

我对儿童文学情有独钟。每次作代会期间,同儿童文学界朋友的联系往往更为频繁、亲密,或品茗餐叙,或联谊合影。2006年七次作代会即将闭幕之际,四五十位儿童文学界的代表相聚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台阶上,拍了一张大合影。照片中一个个手拉手,肩并肩,神采奕奕,喜气洋洋,显示了儿童文学界的朝气和凝聚力。我还记得,年近八旬的儿童文学前辈陈伯吹,在第四次作代会期间,不辞辛劳,连续两天凌晨三点半起床,赶写出一篇题为《在儿童文学阵地上,高举起科学文艺的旗帜》的书面发言,亲自送到我房间里,让登在大会简报上。陈伯吹为少年儿童科学文艺鼓与呼的良苦用心,实在让人感动。

作代会上生动感人的故事一时半会儿真还说不完。下面我想就历次作代会坚持的方向、原则和弘扬的精神、作风,概略地谈谈我的印象和体会。

作代会见证了当代文坛60多年的变迁,从中可以窥见文学思潮的起伏跌宕、文学创作的与时俱进、文学队伍的新陈代谢、服务方式的发展改进。然而,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社会生活如何发展,人民、作品、服务这三个关键词像一条红线似的贯穿在历次作代会之间,光彩夺目,永不褪色,而且随着时光的推移,内涵越来越丰富,色彩越来越艳丽。

人民 人民是文学艺术的服务对象,也是文学艺术的表现对象。早在1949年,毛主席就对出席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们说:“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毛主席这一席话道出了文学艺术在人民革命事业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文学艺术工作者肩负的责任。1979年10月,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三次作代会的“祝词”中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就进一步阐明了文学艺术、文艺工作者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2014年10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他谈到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扎根人民,表现人民,服务人民,这是历次作代会坚持的方向,也是作家、文学工作者必须遵循、须臾不可离的根本原则。

作品 每次作代会无一例外地总是期望作家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第一次文代会闭幕后不久,毛主席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1953年二次文代会、作代会的主旨报告就是:“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1996年,巴金主席在五次作代会开幕式上的祝词中殷切地期望:“出现伟大作家和伟大艺术家,以恢弘的气势和绚丽的色彩描绘时代的画卷,以激越的豪情和优美的旋律,谱写当代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更明确地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他希望文艺家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说一千,道一万,归根到底,搞好创作,是一切文学艺术活动的主体和重中之

重。缺乏作品或缺乏好作品,不能给人民奉献优质的精神食粮,就如同商店、超市、农贸市场提供不了新鲜、丰富的米面、肉蛋、蔬菜、水果一样,那是失职的,有负于人民的。

服务 在文艺方向上,历次作代会一貫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各个历史时期,文学艺术自觉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当今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文学艺术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协的主要任务、职责就是为作家服务,为繁荣文学服务。1979年三次作代会就明确规定:“作协工作人员要明确地树立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服务的思想。”从五次作代会到八次作代会,越来越明确地在《作协章程》中规定:“中国作家协会贯彻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的宗旨,履行联络、协调、服务的职责。”作协和作协工作人员要当好服务员,就要为出好作品、出好人才,千方百计地提供适宜的环境、氛围、条件和服务。这种服务,应当按照文学艺术的特点,尊重文学艺术生产的特殊规律,遇事同作家商量着办,切不能采用简单生硬的行政方式。一个文学组织工作者,从作协领导班子到普通工作人员都要乐于并善于当作家的服务员,既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又要有会办实事好事的本领。

愿我们永远心系人民,呕心沥血创作,全心全意服务,站在九次作代会这个新的起跑线上,继续向前奔跑,奋力跨越一个又一个高地,攀登新的高峰。



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次参加全国“作代会”,看到国家领导人与作家们其乐融融地交谈,我大为震撼。因为那时我还是一个浑身浸透海鲜味同时散发着铁腥味的“工人作家”,刚从辽东半岛的山野海湾里“腾跃”而起,开天辟地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走进我只在书本里看到过名字的作家队伍中,这令我感到受宠若惊。在此之前的艰难年月里,我从来没有体会到过节日的快乐感受,而参加热烈且文雅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从此在我的记忆里就有了节日的兴奋感。

从近几届开始,盛大而隆重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一次,五湖四海的作家们云集北京,这种欢聚一堂的场面,30多年来我经历了5次。然而一次次欢聚记忆的叠印,各种生动面孔的变幻,青春与衰老的交替,却又使我感慨万千。巴金、周扬、艾青、丁玲、张光年、冯牧……那些令我感到几乎是活化石似的“历史人物”,竟能活生生地在我面前谈笑风生,使我大吃一惊甚至“大吃二惊”。然而光阴似箭,他们却又在岁月的长河里渐渐流逝,最终在我脑海中定格为凝固的浪花。我难忘面孔骨骼凌厉的陆文夫,表情郑重却又乐呵的张贤亮,孩童式天真的汪曾祺……特别是率直又率真的汪老,曾经给了我终生难忘的警示。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因中篇小说《迷人的海》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也许在雪花飘拂的初冬,没一个作家能憋着一口气潜进冰冷刺骨的浪涛,并敢于在刀丛箭簇中的暗礁中捕捞刺蟹,所以我这个“海胆子”的小说一下子激动了文坛,再加上在当时文坛盛行的“伤痕”和“反思”文学沉重的氛围中,突然跳进来一个充满海味的“大自然小说”,就意外地受到欢迎。为此,进京开会的一路上,记者们都围着我采访,我为此沾沾自喜,好不得意!但在会场上遇到汪老后,没想到他的目光却让我有点迟疑,似乎相当地温柔,却似乎又相当地冷峻。突然,汪老爽朗却又意味深长地笑起来,对我说,你现在可是红得发紫了……

“发紫”两个字让我感到幽默的同时感到尴尬,因为这两个字在工人师傅的口中,有着贬损的杀伤力,一刹时我从昏头昏脑的发热中猛然清醒,但坦率地说还有一丝不快。我说,汪老,你其实不了解我,但我早就熟悉你了。一年前,我给你写过一封信。汪老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我这个“红得发紫”的小子竟然会给他写信。我说确实写过,而且写得相当崇拜。

80年代初期,摆脱了“狗崽子”枷锁的我,进入狂热的创作“境界”,每天大量地看小说,又大量地写小说,真正是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突然,我在《小说月报》上看到汪老的小说《大淖记事》,我说“突然”二字,就是因为这篇小说给了我一个美丽的惊讶。我写了那么多,看了那么多,但开天辟地第一次看到我认为真正是小说的小说。我没想到小说还能写到这个份儿上,流畅的文字有着明清小说式的优美,开放的结构又超然于西方小说的现代。能将中国传统“土”和外国现代“洋”如此绝妙地糅合在一起,真乃大手笔。我从作者介绍上看到汪老的单位是北京京剧院,便立即以“粉丝”的心情给汪老写了一封信,记得我在信中说“你的小说轰动了我脑海中固有的小说观念”等等带感叹号的句子。

从北京回大连后,很快就接到汪老的来信和他刚出的一本小说集,他终于从原单位查到我的来信。事情过去太多的年月了,但汪老“红得发紫”这句话,却时时在我头脑里轰响,我渐渐悟出这句话的深刻,不只是对我,也是对整个文坛,因为至今,文坛还不时地一阵阵发热发烧,烧得一批批初出茅庐的作者“发紫”,然后就形影飘忽。

随后的作代会,令我从欢聚一堂的感觉中感悟到,这不仅是作家们的欢聚,更重要的是交流,尤其是心心相印的交流,会给予你的创作带来更上一层楼的受益。

作家代表大会是作家们的节日,尽管一代代作家们终究都会衰老,但文坛却永远年轻。

【作代会】是作家的节日  
□邓刚

## 回想那些笑容

□杨少衡

在我的感觉里,作代会既是中国作家协会换届的重要会议,也是全国作家朋友的盛大聚会。我曾有幸参加过第七次、第八次作代会,在庄重严肃的会议日程之余,与来自各地的同行朋友们相逢无疑非常令人兴奋。没有哪个文学活动能像作代会一样聚拢如此众多的作家。眼看着九次作代会即将召开,这一次我还在队列里,早早地就期待着相聚的日子,同时也时常想起身边曾一起与会的笑容,颇多感触。

记得2006年11月第七次作代会在京召开时,我所在的福建代表团有20位代表,团队到达宾馆时,恰在大堂与几位中国作协领导相逢,领导们与福建作家合影,隔日《文艺报》登载了他们亲切看望我省几位与会作家的照片,影像中的人物无不春风满面。那一次福建代表包括我省三老:郭风、何为与蔡其矫,可惜到会的只有后两位,郭风先生因病未曾同行。据我记忆,郭风先生参加过2001年的六次作代会,当年我在大会堂见过他,记得他脸上温和、宽厚的微笑。5年

后盛会再至,老先生却在病榻,未能一起进京。参加七代会的何为、蔡其矫两位老先生当年也都80多岁,他们格外珍视与会机会,以高龄扶病前来。在会期间,两位老先生颇得共同参会的蒋夷牧、刘登翰、朱谷忠、杨际嵒、黄文山、王炳根等人以及团组工作人员的照料。何为先生眼睛有疾,视力极差,记得会议讨论工作报告时有个发言,说自己听了很有感触,回去后要请人再读来听,并把其中重要内容用大字抄录,挂上墙细读领会。当年何先生与会期间,团友们每早敲门领路,带着他上下电梯,进出会场。我曾在餐厅目睹何先生手里拿着餐盘,随着文山在自助餐台边行走,让文山帮助报菜夹菜的场景,令人难忘。那一次蔡其矫先生在到会后曾感慨,说会议条件很好,一人一个房间,但是他倒喜欢有人一起住,可以说说聊聊天。虽然只是匆匆一见,音容笑貌亦留于会间。

过了5年,到了2011年八代会,福建省有19位作家代表与会,省作协原主席陈章武本该是其中之一。记得当时省



里推选代表,我给章武老师打电话报告情况,他得知自己被推举参加八代会,即在电话里表示感谢,同时婉言辞却,说自己也很希望能再到北京一见老朋友们,只是因为有病,行动不便,这一次就不要占用名额,可以让出来,推举其他年轻作家参会。遵从他的意愿,那次代表团里便少了章武的名字,以致会议期间我总情不自禁想起他的笑声。章武老师是福建作协的老领导,更是优秀的散文家,以往他参加会议,无论大会发言,还是小组讨论,都能侃侃而谈,讨论工作报告,提出修改意见,引导大家发言,无不说到点子上。既旁征博引,条理清晰,又充满感情,富有感染力,每次发言都好比一篇美文。如果他能来参会,一定会有更多的

发现,让我们一起分享。八代会福建团组中的蒋夷牧也是福建文艺界的一位老领导,他是诗人,感情特别充沛。记得2001年那一次赴京参会,我们俩同在文代会团组,进京报到当晚,会议驻地临时改变,从原驻地换到新址时,代表们在饭店大堂受到地道欢迎,蒋老师对我笑着说了一句:“真是有点不好意思。”让我一直记到今天。八代会期间有一件事让蒋老师非常动情:大会安排我们到国家大剧院,欣赏武警部队合唱团演出,那是我们很少见的男声大合唱,军队艺术家们对经典歌曲的激情演绎气势不凡,令人震撼,让我们备受感动,蒋老师也连说:“很好,很好。”感觉当时他面带笑容,似乎还显得平常。不料到了第二天上午,我才得知当晚他一直激情难平,彻夜不眠。

在即将到来的九代会上,福建代表团与其他团队一样增添了许多新面孔,相应的我所忆及的这些老朋友也不再与会。作为一个亲历过数次盛会,见证过不少新旧交替,自己也正在其间的过来人,我感觉我们的文学事业就是在这样的交替更新中发展前进,值得为之欣喜。但是这种时候特别难忘往日那些笑容,尽管已经不能在盛会里与之相逢,却始终在我的记忆里,相信也一直会存在于我们的文学事业中。



2016年小雪节气前一天,北京下了立冬后的第一场雪,我是在朋友圈里看到的。天光尚早,发朋友圈的文友已经抵达单位,路灯昏黄,细雪微亮。以前,我不太会关注一场遥远北国的雪,而最近每天都会留意那里的天气,仿佛每天留意住着父母的故乡。因为,再过几天,我就要去那里赴一场约会,一场盛大的、文学的约会,我一定也会见到她,在北京的第一场细雪中且行且拍的那位文友,“一言不合”就来个“熊抱”。

文学与细雪,于我,似乎有着宿命的关联。未谙世事时,始读《红楼梦》里的雪、《诗经》里的雪、唐诗宋词里的雪,再后来,读川端康成的雪,鲁迅的雪、雨果的雪……雪夜捧读厚厚的《追忆逝水流年》手腕隐隐地酸痛……故乡海岛上的一个院落,一棵桂花树,一场细雪,一阵我母亲痴迷的梵音和钟声,通往学校的雪地里父亲又高又瘦的背影……这一切,以及骨子里的孤独、自由、散淡,让我在多年后成为了文学界的一名散兵。没有章法,没有拘束,我只写我心里的文字,它们都是与我血脉相连的孩子。这些孩子,像随处飞扬的细雪,抵达世界上的一些角落,遇到了一些和我一样散淡或者不散淡的人,他们说喜欢这些文字,于是,我把这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当作了我这些孩子的亲人。30年了,孩子已然长大,从叶文玲的“山水有清音”,到莫言的“寂寞为文女儿心”,到张抗抗的“沧桑的梦与痛”,到阎晶明的“在极致处寻求新变”,到孟繁华的“休提纤手不胜兵,执笔便下风华日”……我的恩师们,如一盏盏明灯,照亮我一路蹒跚的文学路,照见我一路慢慢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如

果说,我有文学的观念,那就是:守“赤子初心”,信“万物有灵”。如果说,我有文字的野心,那就是:游勇散兵,亦是千军万马。三年前,鲁迅文学院的一场细雪、两个月的读书时光,又一次在我的文学梦里亮起了一盏明灯。抵达北京的第二天,柳树已经在春光里发芽,却不如期而遇了北京的最后一场春雪。扫地的阿姨说,十几年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雪了。那个清晨,世界通体透亮,鲁迅文学院变得恰似我梦中神圣的殿堂。走出大厅,屋檐上突然掉下一团轻软的积雪,正好落在我头上,被一个男同学抓拍到了。站在雪地里,听着“鲁19”同学们的欢声笑语,我突然觉得,我不再是一个注定孤独的散兵了。两个月的时光里,我一次次审视自己以往的文字,一次次思考这次高研班的主题——作家的使命与职责,写下了《喜鹊鸽子种珊瑚》——我无法像南太平洋种珊瑚的人一样潜入海底,将珊瑚幼苗种到礁石里使海底生态得以恢复平衡,但我是作为一个写作者,那就种点文字吧。什么样的文字呢?不是审美怡情

## 细雪·如归

□苏沧桑

的小花小草,不是温吞水,而是苦药、手术刀、解剖刀,是警钟、号角、火炬,是任重道远、有使命、有担当的鸽子。

我一直认为,文学作品剖析鞭挞人性恶是深刻,而记录传播人性美,亦是深刻。当牢骚、怨言、吐槽如同雾霾一样笼罩时,需要光,需要正能量的有力弘扬。人是一种接受暗示的动物,人性之美,放大给谁看,谁就会接受暗示,他会变得更好,这个世界也会变得更好。只要我的文字,能照见人世间某些个蝴蝶翅膀般细微的角落,将某个人的内心照得光亮一点点,那我的写作就是有意义的。

于是,就有了书写30个平凡人涅槃于疼痛生活的人性之美的非虚构文学《守梦人》,有了书写器官捐献协调员故事的《执灯人》,有了书写平凡治水人不平凡故事的《溪的美,鱼知道》,有了书写医者仁心的《森林之歌》,也有了中国故事奖、丰子恺散文奖金奖、G20保障先进个人等荣誉,而收获最大的,是每一次的深入采访,这是对灵魂的一次次洗礼。读者朋友们说:“你的文章更接地气了”。评论家们说:“从小桥流水似的美幻变为一种风骨剑气般的美”,“从一条河抵达大海”……每一部作品的成长,对于我自己,更大的意义在于心魂的更趋豁达、阔远,这与恩师们有关,与文友们有关,与素不相识的编辑和读者有关,与每一个被我写到的人有关,他们就是我

生命里的一场场细雪,偶尔遇见,却福泽一生。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散文《天堂》,文学对于我就是天堂的模样:“我孤独的心忽然被一缕圣洁的光照得通亮,高高的天际传来一个未知之神的召唤!它说——坚持,再坚持,你一定能保留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一个永不被红尘沾染的角落。从此,我在心里为它树起了一个神圣的祭坛,在任何时空里,我便可以顺着星光,或者风的衣角,走进一个无比平和安宁的世界……一个人,拥有了如此富有而瑰丽的精神世界,她便拥有了整个天堂。”再过几天,会有一场来自天堂的细雪在北国迎接我们吗?不管有没有,2016年的冬天注定难忘。期待已久的盛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让很多曾经孤独或依旧孤独的心灵齐聚一堂,一个点头一个微笑,便已灵犀相通。一定会见到我的恩师们、老朋友们,也暗暗期待与新朋友一见如故;一定会看到一些特别让人尊敬的面孔,聆听到一些震撼内心的声音,会有闪电在夜深人静的脑海里噼啪作响,会惊觉自己的文学梦可以飞得更远……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收获些什么,但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去往那里,不是去,而是归,是回到故乡,回到家,回到一个你渴望了很久很久的怀抱。